



LUO TUO SHANG HUANG DANG DA DE HAI ZI

骆驼上晃盪大的孩子

风景林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骆驼上晃盪大的孩子

風景林 著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駱駝上晃盪大的孩子

風景林 著

*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1 5/8 印張

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2,000

統一書號: R 10056·240

定價一角三分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描写边疆儿童生活的小說集，共包括三篇。

“駱駝上晃蕩大的孩子”：描写內蒙沙漠地区回族的一个儿童——“小駱駝”，替爸爸給修鉄路的尖兵連送水的故事。他經过大沙漠时，遇到了风沙，自己受了伤，但他用頑强的毅力坚持着，终于完成了任务。

“林中遇險”：通过两个鄂倫春的小朋友和一个老爷爷在林中打猎遇險，险些丧命的故事，使老爷爷受到教育，开始改变了对新社会的錯誤認識。

“綠海朝霞”：描述了鄂尔多斯大草原上，第一个学会使用电气挤奶的小姑娘——达瑪拉的学习精神和小鬼巴特尔的聪明、大胆、頑皮，同时也反映了草原人民的生存在大跃进中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整个作品的题材新穎生动，同时对浓密的森林，广闊的沙漠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都作了丰富的描繪，使作品更加富有情趣。

目 次

駱駝上晃蕩大的孩子.....	3
林中遇險.....	12
綠海朝霞.....	21



駱駝上晃蕩大的孩子

我是在駱駝上晃蕩大的，人家都叫我小駱駝。

娃娃們都說我有件“了不起”的事兒，一見面就說：“小駱駝講講吧，小駱駝講講吧！”

講就講唄！可以后別老叫人家小駱駝了。大名大姓我也有，為什麼單叫人家小駱駝！我姓馬，白馬的馬；名字叫學誼，學習的學、友誼的誼。

其實那回事也沒什麼好講的，就是風吹了吹、沙子打了打，還差點沒完成任务呢！事情是这样的：

今年夏天，咱們縣城要往芒汗山修條民辦鐵路。你知道芒汗山嗎？那可真是寶貝山，人人都這樣唱着：

芒汗山呀！聚寶盆，
溝溝都是那寶貝溝呀！
金銀銅鐵樣樣有，
黑黑的油水順石頭流！……

山是個寶貝山，可當中的路太難走了。兩百多里路盡是大片大片的沙漠，一個接着一個的沙丘。汽車到了這兒，

車輪子只能原地打轉。人更不用說了，走一趟你就準備十雙八雙鞋吧！包你雙雙都塌底兒。只有駱駝可以走走，可它又能拉多少寶貝出來呢！今年夏天，縣委會決定要在這裡修鐵路，把這座寶貝山搬出來，為大搞鋼鐵服務。你說人們有多麼高興呢！說干就干，先派出了尖兵連，勘探地形查路綫。這尖兵連里可盡是好手。駱駝大隊也整個兒派出了，運器材，送給養，作好一切修路準備。我們的手也挺痒痒的，可什麼也沒給我們分配，只好等着吧！

我爹是駱駝隊的，他的任務是給尖兵連送給養。你瞧，他高興得就好象自己也是尖兵似的，一天到晚唱個沒完沒了。每當你聽見大門外駝鈴響，還有個破鑼嗓子在唱爬山調，別問，那准是我爹回來了。誰要問他幹什麼盡唱，他還會唱着回答你：

山歌越唱越開懷，

幸福日子早到來！

可有一天挺奇怪，爹沒唱就進了門，臉煞白的，一進屋就倒在床上，黃豆大的汗粒兒從頭上撒下來。急的娘忙叫隔壁二大媽。二大媽一看說是中了暑，趕緊叫娘找了根針，給爹扎了好半天，总算緩過一口氣來了。娘還是不放心，囑咐了我兩句，和二大媽分頭找社長和醫生去了。爹呆了一

会儿，不知怎么的，哼哼着：

“水，水，水呀！……”

我急忙倒了一杯茶。沒想爹倒生气了，一把推开茶杯說：“这娃娃！”

我以为爹是要白开水呢，又端过一杯說：“爹，白的。”

沒想爹更生气了：“唉呀呀！人家都快渴死了！”

我害怕爹是迷糊了，大声問：“您是要喝什么？”

“喝什么！”說着就坐起来，披上衣服要走。沒想刚一下地，腿一軟就坐倒在地上。我赶紧把他扶上床去，心里更以为爹是迷糊了，害怕地說：

“爹，您說就是了。今天您是怎么啦！”

爹唉了一声說：“早不病，迟不病，偏偏这时候害病。你看尖兵連还等着用水呢！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心松快了许多。我劝爹說：“歇着吧！我找个人替您一趟。”

沒想爹又火啦：“誰閑着啦！你找誰替呢！你替嗎！……”

爹說的是气話，可我心眼里一轉，就想：我怎么不能替你，这路儿我又熟。啊呀！我要能送一次多好，那不也是个尖兵啦？我急着和爹說：

“怎么不行？我就送去。”

“娃娃家！——尖兵連早就缺水，电话都来了七八次啦，等你送去，人不就早渴死啦。屁大个人就說大話！”

“您怎么知道我說大話。我都十四啦，還算什么娃娃！”

爹想了想自言自語地叨念：“你十四啦！不小啦！……！”

我又搶着說：“您十二不就拉上駱駝啦？”

爹又自言自語地叨念：“不小啦。有个伴兒？行！”

正在这时，娘、老社长、医生都来啦！人站得滿滿的。爹还是放不下尖兵連的水，就好象自己渴的快要不行了似的。弄得老社长愁眉苦脸，医生也不能下手看病。我請求社长說：

“我去吧！說什么也別誤了尖兵連的水。”

老社长挺为难，想了半天，看了看爹的脸色。爹也思索了一陣，对社长說：

“就讓他去吧！十四五的后生啦，我看行！十来个駱駝，才四十来里，大白天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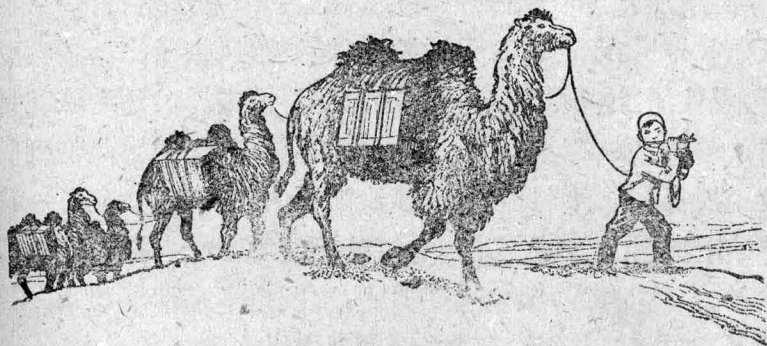
社长还說要考虑考虑、研究研究，我可早就沒影兒了，牽起大門外的十来个駱駝就去裝水。心里叨念着：讓我去也得去，不讓我去也得去，反正这个尖兵我是要当的，建設祖国誰也有份兒，社长再老也拦不住。可真沒想到社长也同意我去了，还送了我好远好远呢！

一出城，我抬头一看，太阳可真好啊！扫得藍天上連一点云彩都沒有，照的人心里热呼呼的。你說我有多么高兴啊！簡直象要跳起来似的。可我今天不能乱跳了：我拉着十来个駱駝，又不象过去坐在駱駝上晃蕩，这是大人活儿；

跳怎么行呢！再說駱駝这个笨家伙，非得跟着拉它的人走，不行，我跳說不定它也跳呢！

我走啊，走啊！不一会儿就走出了十多里。繞过了大草甸子，人就更稀少了。眼前出現了望不到边的沙漠，奇兀的大石，矮矮的小沙丘。周围連一点声音都沒有，只能听見我踩得沙石喳喳地响，只能听見駝鈴在曠野里叮当叮当。我一边牵着駱駝走，一边回过头数着倒印在沙漠上的駱駝影子，一个，二个，三个……哈！由我一个人牵着十三个駱駝过沙漠，还是給尖兵連送水呢！我高兴得把繩挂腕上，掏出牧笛儿，順溜溜地吹了起来。我觉得那时候吹的真好啊，心里高兴嘛！

我吹完一个曲子又一个曲子，越吹兴头越高，好象沙漠都給我吹活了似的。回头望了望，草甸子沒影啦，前后左右尽是沙漠了。快走了一半了吧！我抬头看了看太阳，糟了！



太阳周围灰蒙蒙的，要刮大风了！我揣起牧笛儿，拉起缰绳，加快了脚步。可骆驼这笨家伙，它才不慌不忙呢，随你怎样着急，它还是一步接着一步，慢慢地晃动着驼铃……

风，说来就来。一阵黄风卷着细沙迎面扑来，打的我不敢睁眼。不过我有法子。我低着头，一手捂着脸，死死拉着缰绳，艰难地继续行进着。走啊，走啊！风越来越大了，嘶叫了起来。我抬头一看，狂风卷着飞沙走石横冲直撞，周围雾蒙蒙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相隔才几步就看不见骆驼的影子。太阳也不知道躲在哪里，天顿时暗了起来。我心里有些慌了，把两手搭在嘴上，嗷嗷地叫了起来，想把骆驼圈在我的周围。大概是风吼叫的声音太大了吧，骆驼根本没听我的号令，反而被风沙打的蠢动起来了，把我也带的前仰后合的。我用手死劲拉着缰绳，想把驼群稳定下来，不想骆驼蠢动得更厉害了。我转了个方向，打算转到驼群身旁。把驼群“哨”的跪下。哪想一回头，迎面一阵飞沙走石，一下子便把我打倒在沙窝里，手一松，缰绳便让风带了去。我更慌了，忍住了疼痛爬起来，踉跄地向驼群摸去。我知道骆驼是跟着缰绳走路的，狂风扬起的缰绳不知道会把它们带到哪里。摸呀，摸呀！我迎着风沙找来找去。还好，找到了！我摸索着抓紧了缰绳，心想：能打碎砖块的手，还能再让缰绳飞了。这时风沙象走远了似的，周围也渐渐清晰起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忍着疼痛拉着驼群又慢慢向前走去……

還沒走出几里路，向前一看，前面有一块地方黑蒙蒙的。我想：糟了！怎么狂风又拐回来了，卷成了个大旋风！这家伙不遇上还好，遇上了就让你好不了。我急着把駝群带到了一个大沙丘的后面，把它們围起来，讓它們紧紧挨着跪下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大旋风卷着沙石向我們飞来。我急急忙忙鑽到了圈着的駝群里。这个旋风真大啊！連天連地的象个通天的柱子，整个整个沙丘被卷起来。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半个沙丘向我們迎面扑来。我忙向一个駱駝身下鑽去，半个沙丘已把我們埋的无影无踪了。等了好半天，我觉得气悶的不行，就在駱駝下面命令着駝群晃动。一晃两晃，我感到沙子在往下流，重量在減輕。漸漸地，漸漸地，我們露在沙子外面了。我高兴得叫了起来，看看周围：沙漠又靜靜的了，太阳又照在当空，好象刚才什么也沒有发生似的。沙漠仍旧是沙漠，只不过有几个沙丘移动了位置。我舒了口气，打算稍歇歇就赶路。这时我觉得脸上痒痒的，好象有个毛虫在爬。用手一摸，啊呀！头被打破了，我馬上就觉得疼了起来。急忙拔了一把駝毛贴在头上，止住了流血。这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汩汩的声音。仔細一看，原来有三个水箱被打破了，汩汩地在往外冒水。我急忙往起一站，哎呀！只觉得眼前冒出了万点金星，两条腿象断了一样疼痛，头象胀大了一百倍，昏昏沉沉。我又摔倒在地上。水箱的水还在汩汩地流，我好象听见爹在喊：“水，水！水呀！”

我忍痛爬了起来，艰难地走了过去，水已经流了那么多了。我想塞住水箱的窟窿，可拿什么塞呢？我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，脱下了小褂儿、背心、长裤紧紧地堵在窟窿上。水总算不流了。我疲劳地躺在沙地上，赤身露体的，只穿着一条小裤叉儿……一会儿，一会儿，时间慢慢过去了，我的眼皮儿渐渐打起架来。我想睡一会儿，刚闭上眼睛，就听见爹在喊：



“……等你送去人不早就渴死啦。屁大个人就说大话！”

我一下子就爬了起来，恨恨的骂着自己：还想做尖兵呢！是这么个松包！自己还要申请入团呢，这怎么够格儿呢！看人家丘少云，是个团员，才比我大几岁，就当志愿军，为了消灭敌人，烧死都没哼一哼。我呢？这一想，就觉得浑身有一股劲儿，拉着缰绳一步紧似一步，向尖兵连营帐走去……

后来吗，就找到了营帐。尖兵连的同志们可高兴啦！抬着我往上扔呀、抛呀！弄得我浑身更疼了，头上的伤口又出血了！不过我也高兴呀。我“申请”他们批准我当“尖

兵”，他們都同意了，还在一个本子上登記了我的名字。你現在去翻翻那个本儿，上面准有个馬学誼。我还要和你說一点，那就是我到了营帳不久，老社长和馬忠大爷都騎着骆驼赶来了。他們是不放心我，見了我都挺高兴的。他俩胡子都一大把了，还抹着眼泪啷啷呢：“嗨！嗨！有两下子，小骆驼，是咱回民的儿子！”

从那个时候起，娃娃們都說我有件“了不起”的事情，你說，这算啥了不起啊！

(楊永青插图)

林中遇險

“仙人柱”^①傾斜在兩棵白樺樹中間，陽光穿過枝葉撒在“仙人柱”的皮頂上，忽閃忽閃的，象頑皮的孩子們在眨眼睛。老爺爺哈刻從“仙人柱”中鑽了出來，長長的吐了一口悶氣，提着他那只“別拉彈克”——一種古老的單響槍，蹣跚地走到一棵朝陽的大樹下，臉朝着太陽背靠着樹斜着坐下了，把穿着麂皮靴子的腳伸得老遠老遠的，然後擦起自己的“別拉彈克”來。

這裡的一切都是寂靜的，只有老爺爺的槍栓不時發出響聲打破沉默。隱隱約約的能聽見遠處一陣陣的歡唱聲、笑聲。

不久從樹林中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有個孩子的歌聲隨着飄了過來：

小鹿，小鹿你別跑，
弟弟，弟弟！快快吹麂哨，
嚦！別動了，別動！

① “仙人柱”又名“撮羅子”，過去鄂倫春人用兽皮和樺木支成的一種又潮又暗的錐形“房子”。

“砰”！弟弟你看野兽应声倒。

歌声越来越近了，人也看得清楚了。原来是个骑着小红猎马的孩子朝这里飞驰而来。老爷爷直起了腰，用手遮在眯细了的眼睛上面，白胡子撅得老高老高的。片刻，老爷爷高兴地大喊：

“只介！”

“爷爷，我来了！”

孩子快马加鞭飞奔而来，跑到爷爷跟前矫捷的下了马，高兴得一下子冲到了爷爷怀里。

“好孩子，是来看爷爷的？”

“不！”孩子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，“爷爷，爸爸叫我请您去咱们大房子里住。”

爷爷显然不高兴听这些，他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我不去！”

说话之间远处又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近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小姑娘，她还没有下马就生气的喊了起来：

“只介！来都不叫我，哼！我知道你……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爷爷在旁生气的问道。

“爷爷，他不叫我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我不过是跑来叫爷爷到咱们那边玩去！”

小姑娘好象马上忘了这回事，又跑到老桦树下问爷爷：

“爷爷！你为什么不搬到大房子里去住呢。大房子又